

◇金洲风物 程保平专栏



程保平，安徽省散文随笔协会副会长，偶有文字散见于报章末端。

余老师当时才30来岁，生得瘦高，像一头骄傲又温顺的长颈鹿，这让他的喉结十分突出，在孩子们的眼里像一个鸡蛋。他是我初中语文老师，还兼了三年的班主任。

余老师常到我家家访，那原因可能是跟父亲谈得来，也有可能是日子苦，想打打牙祭。我家更穷，但来客人了，尤其是儿子的老师，我妈总要想办法，弄一碗韭菜炒鸡蛋，或者青椒炒江虾什么的。

余老师来的时候，我的头很大。那时候还在特殊时期，老师一个个士气不高，学校处在勉强维持状态，这倒契合了不少学生的心理，迟到，早退，旷课，不做作业，都成了家常便饭。当时流行一种打弹子游戏，输一次一分钱，没钱了，也可用衣扣抵账，大扣一分，小扣半分。我特别投入打弹子，输得惨时，褂子是敞开的。我妈奇怪地问，扣子又被你吃了？

有一次，余老师来家访。父亲笑着说，他这回算术总算考了80多分。余老师叫拿成绩单来看，摇摇头，不说话，父亲也不作声，但事后他一把揪过我问，你

四百年前，徐霞客从武当山下来，来到一个叫作草店的地方稍事歇息。他于二月初一离家，旅行了嵩山、华山、武当山，此刻，他怀揣六枚榔梅，想赶回家为老母祝寿。

徐霞客真乃一奇人，《徐霞客游记》真乃一奇书，但他在这次出游时却流露出忧伤情感，还是不多见的，因为清明节已过？或许是。他说浴佛节后一日到家，就是说，他到家的那一天是农历四月初九。这一趟远行，他离开家乡已经两个多月，出门时仲春，回来时俨然是夏了。

立夏是四月节。此月虽“迤邐时光昼永，气序清和”，但诸事清淡，或许与佛家的“结夏”有关。——佛门之人会在此月开始为期九十天的禁足。为什么夏天要禁足？盖因四季流转，时节相次，过了立夏，万物加速生长，众僧禁足，一为自己要“长养”，二为保护万物。

这就对了。古书云：夏，假也，万物于此皆假大而至极也。此处的“假”，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假字，而是读“格”，这里说的“夏者，假也”，是说到了夏天，万物繁

卢敦基的这本《永康旧景：渐去渐远的背影》，让我想起杜甫的两句诗：“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”很有一种逝水难追、乐土不返的苍凉。其间所追怀的，应是时间与空间的双重流失——而流失的总是如此美丽。

时代的变迁迅猛地涂抹着我们的记忆。在那些曾经真实地介入我们生活的事物渐去渐远之际，卢敦基执着地为许多值得珍藏的旧日保留着原有的色彩与光泽，捍卫着历史的真实影像。那些挟带着泥土味的宗祠、老街、木雕、农人……都按着原有的序列在他的记忆里排队队伍。他的来路清晰可见。尽管如此，阅读中我还是会不自觉地怀疑，在这本有关故乡和个人的乡土叙事中，卢敦基是否作了理想主义的描述？或者正是因为回忆中包含了取舍，卢敦基笔下旧日故乡的一切，才显得平和而又温存？

当工业化的飓风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一切，人们瞠目于传统的消逝原来可以这样简单。但对于一个在古老

示范

到底考了多少分？我赖不过，只好说，我把3改成了8。结果当然是一顿暴打。

但家访也有不少好处。比如我写作文，就被余老师当范文在班上读过。还有，班上成立宣传队，说三句半，到田间地头演出，我就成了其中一员。那台词说，批林批孔就是好，我们农民开口笑，地富反坏怎么了？我说的是那后半句，发霉。台词不多，但长脸，不免窃喜。不过我从此也知道，我不是做那事的料。

再有就是，我满世界地找小说来看，有时为赶工期，不得不上课偷看。一次看《三家巷》，余老师不露声色地走过来，一把抢过夹在腋下，又接着上课，跟没事一样。我担心那书的命运，不想几天后，他把那书放在我桌上，淡淡地说，上课时不准看小说。我看那书已被弄得平整，裂开的封面上还拿纸托着，用糍糊仔细粘好了，不禁猜测，余老师也看小说？

立夏既往

盛壮大之意——如此，就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被称为“华夏”了。

是月，瓜果繁阜，有妇人卖樱桃的声音在雨巷里穿过来。这声音着上了雨色，湿漉漉，穿御街，出朱雀门，过龙津桥，至州桥南十字街，当街有一酒楼，叫清风楼，最宜夏饮。人进入出，妇人歇下担子，眼看那些人迎嘉宾，眼看他们宴宾客，妇人立住，开口叫卖：

卖樱桃咯——卖各色时果哩——
桃李，杏杷，茄瓠，一千多年前的开封，应有尽有。

“卖樱桃咯——”这声音穿透了一千年。黄昏，小女孩坐在妈妈的自行车上，仿佛听见那个宋朝的女人蹲在路边叫卖樱桃的声音。小女孩的腿很长，妈妈的自行车很小，她的双脚拖在地面上，扭着身体，小声嘟囔：我要吃樱桃。

不行，我一天搞不到一斤樱桃。
女孩提高了音量：咱们家不是有钱吗？

我上高中时，恰逢恢复高考，大家都拼命地学习，千军万马过独木桥。我的成绩特别差，上课时不免恍惚，好像还坐在初中教室里，窗外有高大的柳树，阳光从叶间漏下来，安静地照在花白的池塘上，有青蛙跳过，惊起一圈圈波澜。又不免想到余老师鸡蛋一样的喉结，读我作文时唾沫乱飞，送还《三家巷》时，书是被整好的，不免心里温润。我收住心，咬咬牙，乌龟爬行，一步一步地往前挪。

我混进大学时，三弟还在上初中，教语文的还是余老师。有一次他跟我说，余老师把你当反面教材了，他在班上说，你们想做“害人鬼”吗，有比程保平更厉害的？他都被我治服了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！

一个毫无足道的后进生能得到余老师以这样的方式表扬，我还是开心的，但那其中是否有虚构的自我肯定呢？农村土话说，一白遮百丑。对我来说，也难说不是虚构，但考上了大学，就是一枝花，有谁关注曾经的过程呢？余老师对我的影响实际上是在教过我以后的事。

妈妈好久没说话，但后背明显在颤抖，她突然从车上跳下来，大声地对女儿嚷起来：你是丫鬟的命，却拿自己当公主！那个钱是你老子用命换来的，用掉一分就少一分，你懂吗？！

小女孩被吓倒了，没有说话，眼泪在无声地流过脸颊，一如父亲去世时。

新茶吃过了，新笋吃过了，四月节，还有什么好吃的呢？

黄昏，桥上坐满了来自乡下的老人，每人面前都有一个腰箩，装着各种时令蔬菜。我一溜走过去，心下正寻思着，要不要等明早的“露水鲜”？咦，新豌豆出来了！

嫩豌豆的吃法以汤为上佳，汤极鲜甜，重要的是颜色好看：汤滚后，铺鸡蛋饼于其上，莹绿配明黄，单看这色，便先于齿、舌知其妙矣。

初夏，气温升得快，豌豆老得也快，选饱满泛黄者，将腊肠、腊肉切成碎末，熬熟后和糯米一起煮，名之曰“豌豆糯米饭”，真乃人间至味也！小时候，腊肠是稀罕物，只有少量的腊肉，但其味不减。掀开锅盖，呀，豌豆糯米饭，我就知道，春天过去了，炎热的夏天要来了。

其文章必佳。在卢敦基的这本书中，那些特别让人心动的地方，是他对乡土事物的洞悉。而他明白透彻、人情入理的文字，在汉语被糟践的年代，也让人起“道不远人”之慨。他就像一个娴熟的雕刻家，一个胸有成竹的斫轮老手，不慌不忙，一凿一斧地看似都很平常，等到最后一刀落下，人们才发出“啊”的一声惊叹。

李白在《春夜宴诸弟桃李园序》中说：“况阳春召我以烟景，大块假我以文章。”“大块”，即大地；“文章”，指错综的色彩花纹。“大块文章”，就是大地上的斑斓景观。《庄子·内篇·大宗师》说：“夫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在这里“大块”还是指大地，但更近于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。大地景观，出神入化，我向来以为只有如李白、杜甫那样具有“囊括大块”的胸襟，才能尽赏“大块文章”，如今读到卢敦基的这本如数家珍的著作，极大地鼓舞了我的信心。

◇节气歌 葛良琴专栏



葛良琴，中学教师，作品发表于《阳光》《安徽文学》《清明》《传奇·传记文学选刊》《中国周刊》《作家天地》等省市刊物。

◇同情赋 李利忠专栏



李利忠，又名李庄、李重之。浙江建德人。长日谋食之余，偶或写点诗文，以遣有涯之生。